

·情屋夜话·
之初丛书

之四

郭良原 主编

初为人父

CHUWEIRENFU

钟 星 编

文化读物出版社

初为人父

丛书主编：郭良原

本册编者：钟 星

责任编辑：周承刚

出 版：农村读物出版社

发 行：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湖北省京山县印刷厂

字 数：148千字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7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199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5048—1367—2/G·402

定 价：2.80元

总 序

湖北省青年心理研究所所长 谢圣明

家是每个人的城堡，它是身体的栖息所，也是心灵的寄托处。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组织这套丛书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在“家”这块人们太熟悉又太随便的地方，蕴藏着甜蜜的天伦与情爱；也隐藏着人类的辛酸与不幸。而且，象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揭示的一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在哪里？不幸又在何处萌芽？《家之初》试图告诉人们一点什么。

家之初，初为人妻。妻子是家庭幸福的关键。中国的格言是：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如果男人们是一把把金锁，那么，贤妻们则是一把把钥匙。初为人妻，谈何容易。

家之初，初为人夫。丈夫是家庭稳定的支柱。上帝给了丈夫们以敢做敢为和追求成功的勇气，而又发乎于情，止乎于礼。何况，真善美的丈夫，可以造就贤慧的妻子。初为人夫，也非易事。

家之初，初为人母。母亲是子女情感的依托。“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

讴歌着一颗颗母亲的心，初为人母，生的爱心又岂能代替育的责任？

家之初，初为人父。父亲是子女成功的楷模。作为父亲，不是一种简单的体验，子女也不是娱乐品。父不慈则子不孝，父不严则子又不就于教。为父难，做个好父亲则难上加难。

究竟如何做一个好妻子呢？

究竟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呢？

究竟如何做一个好母亲呢？

究竟如何做一个好父亲呢？

归根结底，如何保持家庭的稳定？如何建设幸福的家庭？如何培养合格的后代？

于是，编撰者向社会征求答案；向妻子们、丈夫们、母亲们、父亲们寻找秘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编成了这套《家之初》丛书，旨在促进家庭的和谐与幸福，促进子女的教育与成长，避免危机的出现与冲击。所选的近200篇文章，无论出自大家名流，抑或普通之人，无一不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无一不是心灵深处流出的情爱之歌。

我们有理由相信，广大读者将会从这套丛书中找到各自需求的答案；

我们还有理由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为全社会即将创建和已经创建家庭的人们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营养和启示。

1989年11月于武汉卓刀泉

目 录

总 序.....	1
万振环 志气.....	1
长 胜 我不熟悉业务.....	7
王立明 爱的给予.....	10
王振东 给我的女儿.....	16
王宗仁 跌跤.....	18
文 清 诗的结晶.....	24
纪 骥 初为父时琐忆.....	28
白 果 裸陈我心.....	33
江 堤 父训：我是我的儿子.....	49
任 蒙 我不希望他成“龙”.....	52
沈天鸿 小小旗帜在我眼前美丽地飘动.....	55
孙云晓 我在寻求机会消除障碍.....	59
刘平海 温情不再.....	67
羊 翠 老人与婴儿.....	71
张玉田 生命的美丽.....	79
李林栋 未来的琴声更动听.....	86
李 虹 不知道更喜欢哪一个.....	102
吴茂清 那一夜.....	109
吴双林 我忽然想流泪.....	113

孟德民	面临着一场考验	118
松 棒	叫我一声爸爸	124
杨 昆	梦境不断出现	129
周俊	儿子雕塑我	135
胡清龙	深深的歉意，默默的祝福	141
胡发云	冬天的礼品	145
晏银忠	都是为了他	155
赵 丰	正在坡上过	160
赵葡萄	操劳	166
赵国泰	1982年6月：父亲体验	169
靖 岩	女儿的心灵是一方净土	178
徐 鲁	只有一次生命	183
阎豫昌	自有深情在人间	188
程国铭	启蒙的责任	193
蒋维扬	要累	198
曾凡华	那是南方一个明媚的夏日	201
熊召政	我的阳光和色彩	203
戴 峰	满 满的是 疾 痘	206
戴振宇	被周末抻长的思绪	212
撞 冰	严冬过后便是春	216

志 气

大儿子3次高考均名落孙山，回到家垂头丧气，老是长吁短叹。我也觉得不是很滋味。真想斥责他几句“笨蛋”，可转念一想，这有什么用？只会增加他的思想负担。重要的，是要给他指明今后的路子该怎么走。

妻子走进来，满脸忧愁地说：“唉，孩子真不争气，想不到今年又是榜上无名！明年再考，恐怕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看呀，干脆给他找份工作做算啦！”

我点点头表示赞成。可是，一个年轻人，难道一天干完8小时的活，就光知道吃饭、玩乐、睡觉了吗？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没出息了！“孩子还应该利用业余时间多学点东西。”我说。

“谁来教呢？”

“靠自学。我不是这么过来的吗？”

妻子一听，顿时眼神一亮：“对呵，对呵。你何不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跟孩子们讲一讲呢？”

我摇摇头。

“为什么？”妻子问，“是怕孩子们说爸爸自吹自擂

吗？”

我不由得笑了。

妻子眨了眨眼，微微含笑道：“其实呀，这有什么，实事求是嘛……”

听妻子这么一说，我心中不由得漾起一阵甜意。再说，对孩子们说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坏处。我拗不过妻子的要求，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那是25年前的事了。但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往事！

记得50年代初，当我刚上初中的时候，便跟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次，全校举行作文比赛，我荣获了初中组第一名。许多同学都称我为“小作家”，我心里感到乐滋滋的，从此立下志向，将来要当个作家。本来一个少年有此志向也不错，可惜我在中学阶段不注意打基础，在学习上出现了“偏科”现象：语文成绩常常在90分以上，数理化呢，却往往只有六七十分，有时甚至不及格。当时老师也给我指出过，可我满不在乎，结果在高中升学考试时便理所当然地落榜了。

说也奇怪，我却一点也不懊悔。回家就回家呗，去“体验生活”吧。因此，回乡时心情相当愉快，并没有什么压力。在农业社里，我跟乡亲们一起劳动，肩膀磨破了，手上起了泡，仍然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过去，觉得生活过得充实，很有意思。也许在沸腾的生活中获得了灵感，我开始练习写作，经常给县里出的小报写新闻，还当上了“优秀通讯员”呢。我有一篇几百字的生活小故事《和解》在报上发表了。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姓名印在报上，欣喜若狂，捧着它读了又读，还把它寄给正在北方读大学的哥哥看。哥哥很

快便复了信，高兴地称赞我的文学水平已超过高中毕业生，建议我以“相当于高中毕业程度”的资格去投考大学文科。

“考大学？！”我不禁吓了一跳，我没念过高中，能有资格去报考大学吗？我不敢。我继续留在村里，同乡亲们一块在田野上耕耘、收获……

这时，我当“作家”的志向并没有改变。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我拼命写呀，写呀，经常熬更守夜，写了好多好多，结果，一篇篇都被报刊编辑部退了回来。我真有点儿泄气了。

正在这时，哥哥来信了。他再三劝我争取到大学里去深造，“当你知识丰富，视野开阔，文化水平提高后，再来搞创作，就有可能获得成功……”

我仔细一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决定去作一次“冒险”，勇敢地去叩高等学府的大门。没有书，我向人借；没有讲义，我借来抄，居然自学起高中的课程来。

村里人听说我要考大学，有的赞许，有的怀疑，还有的嘲笑：“一个初中毕业生想读大学？嘿，他是去凑热闹吧！”这话传到我耳边，我暗暗自勉：“不要怕人笑话，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回答他们！”

在一间小小的茅草屋里，我聚精会神地温习着功课，简直到了废寝忘餐的程度。春去夏来，天热得厉害，晚上蚊子又多，我仍然在一盏豆粒大的油灯下苦读，一手摇着扇子，一手不停地驱赶着蚊子，满头大汗也顾不得擦。母亲进来看见，替我拭去汗珠，心疼地说：“孩子，看，累得你！唉……有把握吗？”我微微笑了笑：“不知道呵，妈妈。让我试试看吧。”其实，我对自己是充满自信的，我已横下一条心，要

作一次全力拼搏！我想当时如果没有这种志向，这种自信，这种勇气，那就根本不必进考场了！

在那整整半年的时光里，由于夜以继日的苦战，我的体力消耗很大。当时是3年经济困难时期，有钱买不到肉，算命就靠养鸡下蛋来增加我的营养。有时煎了一只荷包蛋，我吃不下，要让给老祖母吃，可她老人家又把蛋放在我碗里，深情地说：“孩子，你吃，吃了才有好精神。”我知道，一家人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盼望我一帆风顺，马到成功呵！

统考前夕，我要到县城去住两晚。妈妈特意宰了只母鸡为我饯行。爸爸妈妈送我到村口，妈妈千叮咛万嘱咐，我都一一记在心里。爸爸鼓励我说：“去吧，孩子！我希望我的两个孩子都成为大学生！”我心里滚烫得不得了，只说了一句：“您放心吧！”便上了路。

出乎意料，各科考得都很顺利。我对试题的回答是满意的。但只是“自我感觉”而已，天晓得能不能录取。

8月下旬的一天，我去趁墟，顺便到招生办公室去看看有没有消息。听说这几天第一批录取通知就要到了。招生办设在中学母校。我来到办公室门口，见里面围拢了十多人，不用问是在查询录取名单了。我犹豫了一下，也挤了进去。这时，我的心跳得厉害，我多么希望能看到通知本上有自己的名字呵！我踮起脚尖，瞪着两眼，屏住气息，透过人头的缝隙朝桌上看看去。哦，我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这是梦幻？还是现实？我赶忙揉了揉眼仔细再看，果然一点不错！我顿时浑身热血沸腾，不知哪来的勇气，用力挤过去，用一只颤抖的手指着名册，激动地说：“老师，这是我！”

“你是哪里人？应届毕业生吗？”工作人员有几分诧异

地盯着我问。

我答道：“不，我是社会青年。”

我拿了录取通知书就往外跑。我心里简直比喝了蜜糖还要甜，自言自语地说着：“呵，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跑到邮局，给哥哥拍了一份电报：“弟没辜负您的期望，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本来电文是用不着这么长的，但我为了表达心头的喜悦和对兄长的感激之情，宁可多付点钱照发了。

我沿着河堤小跑着。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是那样明亮，河水是那样清澈，在潺潺地流淌着，仿佛在为我欢笑祝贺呢！

回到家。妈妈和乡亲们正在大厅里切番薯苗，一见我便问：

“孩子，考上没有？”

“考上啦。考进——”

顿时，厅里响起一片赞叹声。妈妈笑呀，笑呀，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考上大学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似的，一下子传遍远近村庄。乡亲们见到我，纷纷向我祝贺，我内心里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

故事讲完了。妻子望了孩子们一眼，意味深长地说：

“孩子们，如今你们爸爸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你们将来想干什么呢？”

小儿子用敬慕的目光望着我，天真地说：“爸爸干什么，我也干什么。”

我笑了笑说：“你要干爸爸一样的工作，这想法并不坏，可你各科都得学好，不许偏科。爸爸过去在这方面吃过亏，教训深哪，这一点你们不要学。懂吗？”

“懂啦。”小儿子回答。

“你呢？”妻子转脸问大儿子。

大儿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爸爸的志气，值得我学习。我上全日制大学是没指望了，我要报名读函授大学去。”

“好，好。”我点点头，“只要肯学习，行行出状元。一个人干什么事业都得有志气，‘有志者，事竟成’嘛！”

呵！“有志者，事竟成”。孩子们把这句格言深深印在自己的心坎里……

万振环 广州市《羊城晚报》社编辑。

我不熟悉业务

不知是哪位哲人曾经说过，单凭自己的眼睛永远也无法看清自己的全身。我以为，人生的各阶段犹如一幅幅油画，近看只是一片不协调的色块，而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好象远远地看这画，画面自然显得清晰而且和谐……

这也算是一种用自己的眼睛来认识自己的方式吧！

“拿去洗？”语音未落，妻子从床上给我扔来一团尿布——一团热烘烘，湿漉漉的散发着尿臊奶腥的尿布。我开裂的手，又得到冰水中去浸泡一道，去搓揉一道。那小煤炉上，铁丝弯成的烘笼上，密密层层地叠落着尿片，有的烤干了，硬硬的，有的两面发黄，仿佛是在烙饼铺里，就要出笼的饼子——尽管味儿不对劲，弥漫在屋子里的全是一个味，钻进鼻子里，让你感到一丝丝的酸涩，好象谁用蘸了醋的针尖，轻轻地刺着，恨不得猛打几个喷嚏！然而始终又未能打出来，让你感到一种窒息的难受。新鲜空气？屋外有的是，可不成哪，冰天雪地的，窗门全都得死死地堵严——昏暗的屋里，唯一就是一个小炉子取暖，而那个浑身发红，一颗头皱纹的小生命，绝对是弱不禁风的。因为他来到这个出界上才几天的功夫！

我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为什么简直跟小老头似的，带着那么多的皱纹？真是奇怪？不知道古代人，未来的人是否也是这样？人们为什么要结婚，又要生孩子——这滋味，哎，怎么说呢？不自己亲自品尝，恐怕是永远不知其味的！晚上是不能睡好觉的，要端尿，换尿布，要烧奶——那时没有煤气，弄个小酒精炉烧烫了不行，摊凉了也不行，刚好不凉不热，孩子又睡着了，只得披件棉衣，冷瑟瑟地等着，冷瑟瑟地等着……唉，多想热被窝，多想一觉睡到大天光的日子……难道，这一天永远不会再来？……这就是……滋味？

“又尿了！”妻子在床上一声叫唤，朦胧中我下意识地弹跳起来，揭开一张烘笼上的热尿片好象一个手执盾牌的战士，冲到床边，极其麻利地迭好片子，一手提起儿子那细细的双腿，一手把片子往孩子屁股下一垫，分开两腿，将片子裹住小雀雀，一捆，外垫塑料布，再是棉片子，小被子——严严实实的一个完整体，好严严实实的一个完整体！要永远是这样的完整体就好了，不吃不喝不洗不换！要是谁发明一种永远久性不换的尿片子就好了。

“呃——”妻子好象想起了什么“你没发现这孩子几天来怎么光撒尿，不拉屎呀？”这一问，真还提醒了我——真是，几天来我就忙着洗尿片，还没洗过尿片子，到底是做母亲的心细。“难怪他日夜老闹，怕是有毛病吧？”说着说着，妻子的表情严肃起来。赶紧到医院去，妻子刻不容缓地下着命令。

我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整体，吃力地走在厚厚的雪地里，两只手互相交叉，紧紧地搂着儿子的包袱，生怕一闪失，松手掉在了地上，那可不是玩的，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是怎

么才走进医院的小儿科，反正到那儿已是浑身大汗淋漓了。

戴着大厚口罩的女医生机械而刻板地问：“什么病？”“这孩子不拉屎！”“几天了？”“有三天了！”“把它打开！”医生简短地命令。我打量了一下周围，没炉子而屋子里又那么敞亮，有些犹豫。“快呀！”医生催促着。“我怕凉着他……”我嗫嚅着，一边又小心翼翼地解开包袱，孩子的腿，在清冷的空气中交叉蹬着，又哇哇地哭着。医生伸出那细细而冰冷的手，按住儿子弹动的腿一看，皱了下眉头。

“你们是怎么处理尿片子的？”

“打肥皂，冲洗，再烘。”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吃呢？”

“吃炼乳，或奶粉。”

“你看！”医生撑开儿子的膀胱，我这才看清楚那里是一火红，有的地方还脱了层皮，“太重了”医生质问道“你们怎么搞的？”

“我，我。”我有些含糊地说，“我不熟悉业务！”

这句话，引得周围的护士医生都笑了。

“这是个新爸爸。”

“对，我是新新的爸爸！”我木纳地答。

这句话出口，大伙笑得更厉害了，一时间我全然忘记了去裹住那裸露在清冷空气中不断蹬着腿的、粉红色的儿子了

.....

长 胜 42岁，武汉《长江日报》编辑。

爱的给予

我们要美丽的生命不断繁殖，
能这样，美的玫瑰才永不消亡，
既然成熟的东西都不免要谢世，
优美的子孙就应当来承继芬芳。

——莎士比亚

是的，天生万物，人为灵首，古来沧桑，人道好还。就是这个一撇一捺的“人”，成为儿子亦成为父亲的在地上行走了几千年，把爱的温馨美的灿烂赐予了几千年。无疑，代代相接，辈辈传承，是人类繁衍、生息、创造的必然规律。

今天，我由父亲的儿子变成儿子的父亲。

“父亲”这个字眼，对我是个不速之客，当我还来不及恋爱时，一位村姑就悄悄走近我的身边，尚未等我弄明白，老人就为我包办了婚事。就这样，随着母腹中的第一次躁动，当父亲的念头便再也不会抹去。

一提当父亲，脸上还挂不住，一阵胀热一阵廓红地不能自己，但内心深处却是甜柔柔、美滋滋的，充满新鲜且又奇

幻迷蒙。

于是我开始想象，想象是个男孩是个女孩，长得象父亲还是象母亲，或者是综合了父母最漂亮的地方。有时夜不能寐，思想的荧屏上闪现一长串童像，时而象年画中的那个娃娃，时而象挂历上的那个少年，或者象我小时候那个小淘气的样子……或清晰或朦胧、或弥留持久或转瞬即逝，简直如奇特的儿童画展。还有时坐在夏日的河畔，在白云、翠鸟的陪伴下，用枝条在细沙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形象，可是画了抹、抹了画，总不中意。

与其说离做父亲还有一段距离，莫不如说过早地跨进了父亲的行列。我自觉或不自觉地摆出父亲的模式，这模式是温和的，嗔怪的，自言自语的，循循善诱的，时而叫着早已起好的一堆男孩女孩的名字，时而贴近母腹听一听小天使的回声，时而讲一个童话、背一首唐诗，时而教一支歌子、放一段乐曲……使孩子的“宫内世界”也象母体外一样，洒满欢乐的阳光、知识的甘霖。

我对科学笃信无疑，现代研究的结果表明，胎儿有感受外界信息的能力。当然胎儿感受力最强的应首推音乐。英国一位心理学家将听音耳机放在几名孕妇的腹上，边播放音乐边监测胎儿的心跳，其结果表明，有一部分胎儿的心跳加速，显然是听了优美动听的乐曲的反应。婴儿出世后，性情大都柔和、聪颖、活泼。相反的另一部分胎儿却并非如此，可见胎儿对音乐是有喜好和厌恶的分辨能力的。由此推断，平素母亲的呼吸、说话、唱歌、欢笑，都能直接熏陶胎儿。而做为父亲，则应有效地配合妻子，在生活中创造一个甜蜜温柔、和谐欢乐的家庭氛围，这才会导致胎儿健康愉悦地生